

我的兄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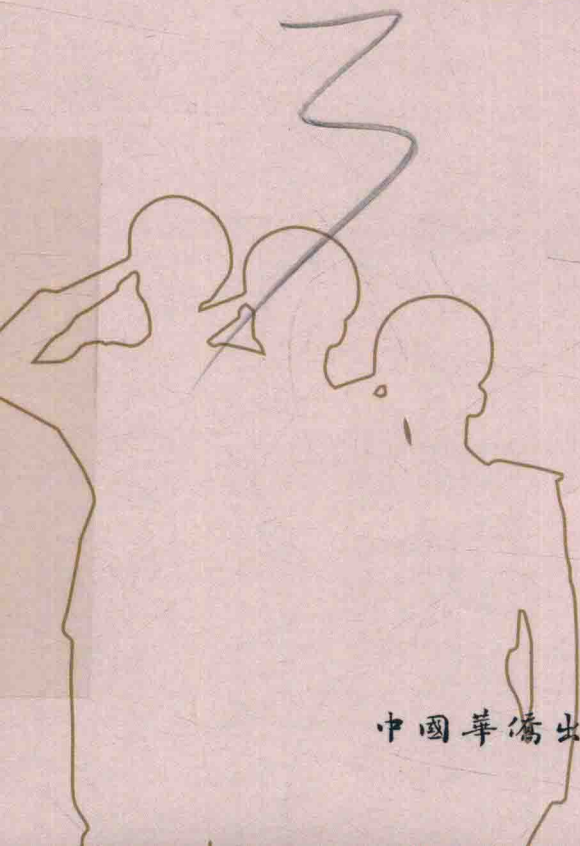
我的兵

林朝暉◎著

官兵之间兄弟般真挚的情感

军旅中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

一位老兵向军旗、军营、战友们的礼赞



中國華僑出版社

我的兄弟
我的家

林朝暉
◎
著

中國華僑出版社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的兄弟我的兵/林朝晖著. —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
2018.6

ISBN 978-7-5113-7726-5

I. ①我… II. ①林…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114167号

我的兄弟我的兵

著 者/林朝晖

责任编辑/高文喆 桑梦娟

责任校对/孙 丽

经 销/新华书店

开 本/670毫米×960毫米 1/16 印张/16 字数/170千字

印 刷/三河市华润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2018年8月第1版 2018年8月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113-7726-5

定 价/38.00元

中国华侨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静安里26号通成达大厦3层 邮编: 100028

法律顾问: 陈鹰律师事务所

编辑部: (010) 64443056 64443979

发行部: (010) 64443056 传真: (010) 64439708

网 址: www.oveaschin.co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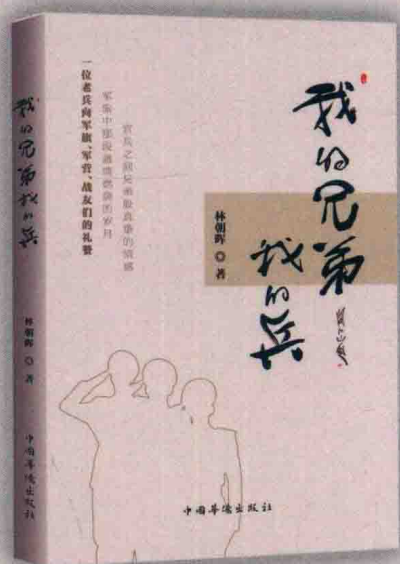
E-mail: oveaschin@sina.com



作者简介

林朝晖，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2016年从部队转业至福州市文联工作。致力军旅文学创作，发表军旅作品一百多篇，短篇小说《黄莲坑的兵》获2010年全军军事题材短篇小说二等奖，中篇小说《吼山》获2010年全军军事题材中篇小说三等奖，中篇小说《英雄的走向》被《小说选刊》转载，中篇小说《喊一声战友》被《小说月报》转载，获福建省第六届百花奖三等奖，中篇小说《唱支山歌给党听》被《中篇小说选刊增刊》转载，获福建省第七届百花奖三等奖。出版个人小说集《英雄的走向》，长篇小说《飞翔的白鸽》等。



责任编辑：高文喆 桑梦娟

封面题字：关仁山

封面设计：蒲润

代序一

寻找军旅文学的春天

李尚财 林朝晖

李尚财：著名军旅文学评论家，朱向前先生在其著作《黑白斋读书录》里，用“线与面”作为一个栏目来概括他对军旅文学的重要作家、重要现象、重大问题的跟踪和研究。我觉得这个颇负军事意味的术语简洁明了。借用“线与面”这个词来形容你的写作题材与探索方向，你的“面”是什么？

林朝晖：就我写作所涉及的题材面上来说，早时我主要写部队医院生活的小说，我是一九九二年开始写作的，那时因为我在总队医院工作，就写了一些医院题材的作品，大多数是小说，比如《跃动的火焰》《风中有朵雨做的云》《红玫瑰》，等等，这些作品大都是一个甜蜜的爱情故事，今天看来我挺感佩自己那时候感情充沛！当然，这些东西也都比较稚嫩，大都在省内报刊补一补报屁股；从二〇〇一年开始，我将写作的重心放在当下警营生活上，主要写基层中队的执勤战斗生活，比如《开往春天的火车》《雨落在春天里》《英雄的走向》，等等，都是中篇小说，并分别在《橄榄绿》《解放军文艺》等杂志头题发表，对我的写作信心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再后来，我又尝试写了一些历史战争题材小说，比如《欠你一个吻》《穿越台湾海峡的白鸽》，

等等，我突然对那段尘封的战争历史十分感兴趣，并觉得其中有很多特文学的东西，这一点深深地吸引了我——以上三大块题材，基本上构成了我的整个创作面。

李尚财：“线”是什么？

林朝晖：有两条“线”拉得比较长，一个是“守桥中队”，一个是“黄连坑”。这也是我创作中的两个关键词，每个关键词都有一系列小说。为什么沿着这条线写呢？这跟我们武警的基层中队勤务特点相关，并且我对基层中队情况也算熟悉，觉得将故事放在这两个地方，写起来顺手，心里也踏实，也就多写了几篇。

李尚财：是的，我也注意到了，近年来你有了一个“黄连坑”系列，就像鲁迅写绍兴，沈从文写湘西，贾平凹写西安一样，你将自己的写作地盘放在了“黄连坑”。如果说从第一篇《喊一声战友》开始你在黄连坑打下一个“点”，那么后来随着《黄连坑的兵》（四个短篇小说）《吼山》的发表，则逐渐形成了规模，你会将这条战线拉多长呢？

林朝晖：写黄连坑是因为我对这片土地有着很深的情感，黄连坑是一个真实的地方，它位于福建与江西交界，经济十分落后，福建总队守护分水关隧道的九中队就位于黄连坑，这也是总队最为偏僻、最为艰苦的一个执勤点。二〇〇四年夏天，我在这个中队蹲点，那里的环境与官兵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官兵们长年驻守在那里与日月相伴，与群山为伍，守护着七千三百多米的铁路大隧道。但是，在这样艰苦乏味的日子里，他们却能做到黄连树下弹琵琶——苦中取乐，把警营的日子过得丰盈滋润，这一点令我深受感动。后来，我人虽然回到了总队，但心却依然搁在了那块土地上，一想到那里的官兵，我的心里就有一种创

作的冲动。终于，我写下了第一篇小说《喊一声战友》，后来又写了一系列作品。再后来，我总愿意把别的地方发生的事情放到这里来写，因为把故事一放到这个地方，我就知道该怎么写了。你问我这条“战线”能够拉多长，我自己也不太清楚，跟着感觉走，写到哪里算哪里。

李尚财：任何概括都是一种阉割，上面的概括不一定准确，但是的确有助于大家看到作为小说家林朝晖的面貌。你前面说到你有一系列爱情题材的小说，我也注意到了，比如《拔出来的爱情》《看云的女兵》《爱情柳》《开往春天的火车》《逍遥峪的笛声》《吼山》，等等，这些小说大都拥有一个很帅的男主人公和很漂亮的女主人公，演绎着一段动人的爱情故事。我常常想，你这么老实的一个人怎么会写出这么多动人的爱情故事呢？并由此觉得你是一位具有浪漫情怀的人。

林朝晖：我一直认为具有浪漫情怀的作家，才能写出好看、并且富有想象力的作品。你看，我虽然长得瘦小，但也憧憬美好的爱情，所以，我用小说虚构一个个动人的爱情故事。这些东西写多了，也导致很多未曾谋面的人对我产生一种错觉，以为我是一个相貌英俊的小伙子，见了却大失所望。有一年，在北京参加《橄榄绿》杂志举办的笔会，另一个总队的叫姚闻的作者见到我后就说，啊，我看了好多林朝晖写的军旅小说，以为林朝晖是一个帅哥，没想到长得这么客气呀！把大家都逗乐了，当时我就告诉他说，往往长相丑的人，才能写出绝世的经典爱情小说。你看巴尔扎克也长得很丑，可是他却写出了具有浓厚浪漫情调的《人间喜剧》，你看金庸长得也不算英俊吧，但他写出了一部部绝世的爱情经典。所以，长得老实也是一种本钱。

李尚财：实事求是地说，我认为你的写作一直处于不温不火的状态，有几个阶段看似要爆发了却又熄火了，比如中篇小说《英雄的走向》《喊一声战友》《唱支山歌给党听》分别被《小说选刊》《小说月报》《中篇小说选刊》选载，比如你入围“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评选等，每一次让人感觉你要浮出文坛时，又突然沉下去了，令人感叹你怎么没有憋住气呢？这是你的耐力不足，还是别的什么原因？

林朝晖：耐力不够，数量上不去。写得快又要有质量，这的确需要一定的气力。凡是能够成为大作家的人，肺部的气力都要比一般人大。俗话说：“厚积薄发”，我觉得自己的文学底蕴太薄，尽管一心一意想写出好作品，但在写作的过程中，还是会出现“熄火”状态，常常是写了这一个不知道下一个怎么写。也因此，我特佩服那种高产作家，打机关枪一样，子弹嗒嗒嗒地出，且不管他写得怎么样，单看那个气势就颇具观赏效果，让人望而兴叹！我挺羡慕的。

李尚财：现在文坛上流行一种“策略”的说法，比如积累一批好的小说后，找机会集体投到杂志发表，以集中火力来吸引大家的眼球，从而实现“一战成名”。你有没有想过，采用一些策略来作战？

林朝晖：这个观点，有一位国内很著名的评论家曾经跟我说过，我也尝试过，有一阵子我同时给十几家杂志投出稿子，可是杂志不是我办的，你急主编不急，能咋整？最后，还是跟半自动步枪一样，半天才发出一枪，有的索性就熄火了，还是引不起大家的注意。不过，通过这件事我也就想通了，“策略”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还是作品质量，我现在也都四十出头了，不再那么注

重虚名，还是干点实的吧，一个一个地来，将每一个写得扎实一点，凡是能够在历史上留下来的作品，说到底还是质地坚硬的作品。

李尚财：我觉得，作品质量参差不齐也是你创作中的一个问题，你的《最后一盘棋》《英雄的走向》《喊一声战友》《欠你一个吻》等，写得这么好，不论故事编制还是结构模式都可谓高明。而你的另一些作品却不尽如人意，比如故事老得掉牙，结构模式陈旧，几乎是用旧的结构模式在写一个老得掉牙的故事，并无太多过人之处。

林朝晖：你说到的几个作品，也是我自己比较看重的篇目。不敢说写得好，但我写它们时的确用了心，很注重语言和故事结构，也比较讲究故事的可读性，几乎是一个字一个字地抠的，总想将其打造成光滑无瑕的精品。但发表后再看，又觉得存在不少问题，没办法，漏洞放在那里你当时就是看不到。其实，每一次写完一个作品时，我都觉得这一篇可能是我最好的作品，但是过后一看，又是次品一个。你说我的部分小说故事旧，这个我相信，可能是我受到前辈作家影响较大，不知不觉便把他们的东西借鉴了一些，所以让你感到不新鲜。谢谢你的提醒，以后我会注意这个问题，力争写得更自我！

李尚财：我特别喜欢你的《英雄的走向》《喊一声战友》《欠你一个吻》，这几个作品都弥漫着一种浓厚的“英雄情结”，尤其《喊一声战友》，这个饱含深情的题目就叫人心动，人物关系也写得真实、自然，人物之间的那种战友情谊以及英雄情结，读之令人百般感慨、倍感振奋。你身上是否也具有这种英雄气概？

林朝晖：我不敢说自己身上有英雄气概，但是我心里却有英雄情结，细究起来还是小学时埋下的，当时的《南征北战》《渡

江侦察记》《洪湖赤卫队》等电影，看了之后，让我热血沸腾，我曾暗暗立下誓言，长大了一定要当一名人人敬仰的英雄，几回在梦中把自己惊醒，一个拳头砸在床上整个人跳了起来。成人之后，我走进了军营，我所从事的工作是编史工作，长期与文字打交道，与当英雄怎么也搭不上边，尽管在现实生活之中当不上英雄，但我用手中的笔让我的梦想在一个个塑造出来的英雄身上得到了延续，中篇小说《英雄的走向》《喊一声战友》都有浓浓的英雄情结，每次写英雄的作品时，我都可以触摸到孩提时在心里埋下的英雄种子，可以说英雄情结已经在我的身上生根发芽了。

李尚财：小说是一个特别能考验一位作家捕捉瞬间生活能力的文体，在你十几年的创作中，你是怎样抓题材写作的，什么样的东西，你会将它写成小说？

林朝晖：作为一名业余写作者，只要有什么东西或事物触动了我，我就会把它写成小说。记得，我在二〇〇一年参加完《橄榄绿》在北京举办的笔会后，坐在北京回福州的火车上，我一边望着窗外，一边冥思苦想下一步该写个什么样的作品。这时候，我视野里突然出现了一座连接大江南北的桥，桥边的哨所上站着一位身材挺拔、相貌英俊的哨兵，看到火车过来，他朝火车庄严地行了个军礼。桥、哨兵、桥下流淌的江水构成了一幅非常和谐的画面。我的心禁不住微微一动，便有了创作的冲动，回到总队后，我通过各种渠道了解和收集守桥中队官兵的故事。当手头有了足够多资料的时候，我写下了反映守桥中队官兵生活的中篇小说《开往春天的火车》。这篇小说的成功，也使我从创作的低谷里走了出来，成为我创作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拐点，令我的写作走进了另一个春天。

李尚财：十几年来，你一直走在军旅题材小说创作这条路上，对军旅小说应该也是一位有研究、有心得的作家了。现在，军旅文学界普遍认为，军旅题材小说创作难以出新，你能否结合自己的写作与心得，谈一谈这个问题？

林朝晖：我不是搞理论研究的，这个问题我可能说不好。就以我一个在军旅题材上耕耘了十几年的实践者心得而言，我感到军旅小说既好写，又难写。好写是因为我们整天生活在部队，对部队生活既熟悉又有感情，写起来比较顺手。难写是因为你怎么写，似乎也超不过搁在前面的经典，军事小说中最精彩最能打动人的是“战争小说”，世界上有这么多战争名著摆在那边，我的写作算什么呢？说到这里，我又想起了我写历史战争小说，其实也是满足一下自己写战争小说的愿望。写当下和平军营生活的题材，不单是我，连读者也觉得冲击力不够，我曾为此深深地苦恼过，甚至想不再写军旅小说了，但当我写其他题材小说时，感觉自己更不是内行，比方说我写农村题材的小说，因为长期生活在城市，没有农村生活底子，怎么看都像城里人穿上农民的衣服，不像也不顺眼，其他题材亦是如此，绕来绕去，我最终还是将写作重心放在了军旅题材上，一篇一篇地进行“正面强攻”。诗曰：“春江水暖鸭先知”，我想只有走在一线的人才可能比别人先找到春天，我相信通往军旅文学春天的路就在脚下，我也愿意以鸭子走路般的姿态去寻找军旅文学的春天。

李尚财：你对本期杂志上发表的新作《阳光总在风雨后》，有什么样的评价？

林朝晖：这是我挺喜欢的一部中篇，我尤其喜欢作品中的刘一平，他就是中国版的阿甘，说心里话，这样的故事在我心里

是有原型的。二〇〇一年，我曾到某中队蹲点，中队有个一期士官引起了我的注意，这是一个江西兵，平日不爱说话，虽然是后勤班的战士，但军事素质非常出色，猪养得特别好，在和他聊天中，他告诉我许多养猪的经验，并带我到猪圈边转了几圈，在猪圈边我还发现了几只可爱的白白嫩嫩的兔子，这兔子是他自己掏腰包为中队买的。“过一段时间，中队会餐时，战友们就会吃到兔子肉了。”他说这话时，脸上漾出幸福的微笑，那双小眼睛像小灯泡一样亮了起来，这表情深深地感染并触动了我的神经，时间虽然过去很多年，但提起笔来写作时，眼前仍晃动着那位士官的微笑，仿佛就在昨天。

李尚财：你的小说在全国各家期刊四处开花的时候，我写了一篇批评你的评论文章——《技巧与耐心的缺失》，非常尖锐地指出你的小说章节布设，重的重，轻的轻，似乎不是一下子想穿需要什么，不需要什么，是在“一团迷雾”中进行开拓创作的，想到什么甩什么牌，没有令人防不胜防，猛地叫“绝”的细节，且文字颇显随意，给人毛毛糙糙的感觉，并指出你的写作态度不认真，应该予以打击。这篇对写作者打击力度十分大的评论发表在《橄榄绿》后，引起了巨大的反响，获总政主办的“首届军旅网络文学大赛”一等奖，当时的评委给出的评论只有一句话：这是我们收到的所有评论作品中唯一一篇批评的评论作品！时过多年，你还为此事生我的气吗？

林朝晖：生气是肯定的，你的这篇文章发表之前，《橄榄绿》的社长曾给我打过电话，说李尚财写了一篇批评你的文章，我们想发表。我说，批评没关系，发表就发表吧。我原以为只是不痛不痒的批评而已，等我看到文章后，冒出一身冷汗，心里骂道，

这小子真不是个东西，批评人下手又重又狠，一点都没顾及战友之情。为此，我好几个月都是冷着脸对待你，虽然心里不太痛快，但还是觉得你批评得有道理，我特别喜欢你这篇评论的结尾：我希望这篇小文起到顾此及彼的作用。具体以林朝晖为例，就是因为他是一位具有活力的作者，我感到值得拍一拍他脑门。最后，我们期望林朝晖寻着“劲道”，通过技巧和耐心，将创作理想通过“输液”般一点一滴的艰难，真正地落实到小说的每个枝枝丫丫上，让小说的每一根神经线都清醒起来，奉献出饱满有力的作品。

李尚财：看来你还是胸怀的呀。

林朝晖：那都是装出来的。

李尚财：在未来的写作上，你会有哪方面的探索？

林朝晖：坚持军旅题材文学创作。再是，我有写长篇小说的愿望，近期正在创作长篇小说《我的兄弟我的兵》，这是一部以守桥中队为广阔背景，讲述了中队指导员牛劲与他手下四个兵肖冬、吴夏、陈秋、林晓春之间妙趣横生、诙谐幽默的故事。

书中主人翁牛劲原先是守桥中队的一名战士，他一步一个脚印地从士兵成长为一名带兵的基层主官，在他成长的过程中，伴随着事业的起起落落和情感变迁，从痛苦中走出的他逐渐变得成熟起来，最终寻到了真爱，成为一个众人敬仰的英雄。

肖冬、吴夏、陈秋、林晓春是同年兵，四个兵性格各异，肖冬貌似憨厚，其实肚里藏着小九九；陈秋憨厚老实、敢说真话；吴夏是一个性格耿直的刺头兵；林晓春则是满腹诗书的秀才兵。四个兵都有自己的理想和追求，在部队这个大舞台上施展着自己的才华……

这部“兵”味十足的长篇小说我写得比较顺，只要我坐在电脑前，把熟悉的基层官兵放到守桥中队框架里，把自己真实的、卑微的、崇高的情感搁置和寄托在守桥中队官兵身上，并轻轻地抚摸官兵内心最明亮、最温暖的部分。那一个个充满朝气，个性鲜明的官兵从电脑屏幕里跳出，活灵活现，那一刻，我真切地感受到他们就是我手下的兵，就是我的骨肉兄弟……

（该文发表于2010年第4期《橄榄绿》，本文略有增删）

代序二

心里装着大写的“兵”

——林朝晖印象记

刘耀文

看到林朝晖这个名字时，我还在教导队当新兵。那天是周末，班长拿了本《橄榄绿》杂志给我。于是，我有幸看到了他的中篇小说《开往春天的火车》。这篇以守桥中队为背景的小说，给予了我这个初涉文学的爱好者很大的精神动力，于是我开始打听起这个作者来。中队指导员说这个作家是我们总队机关的一名干事，是武警部队很有名气的作家。当时，我便记住了他，从他作品的字里行间中，我感受到了他是个有着浓烈军人情结的人。

我一直在脑海中勾画他的形象——希望他既有守桥中队指导员牛劲的纯真与细腻，又有着新兵吴夏人高马大一身肌肉的身材。新兵集训结束后，我分到了总队机关，居然和他在同一座大楼里工作。第一次见到他，是在机关大楼的电梯里，那次电梯里的人特别多，在八楼停下之后，一个瘦小的身影从人群后钻了出来。他留着小平头，长着一张圆圆的脸蛋，宽厚的鼻梁上架着一副银白色的眼镜，单薄的肩上却沉甸甸地扛着一副少校警衔。

那时候，我根本没有把电梯里见到的他与写小说的林朝晖联系在一起。直到有一天，我看到他与一位领导一块儿走出电梯，

听到领导称赞他的小说写得好时，我才知晓原来那个不起眼的人就是我寻找已久的偶像。我的心不禁怦怦地跳了起来。认识了也就认识了，可就是鼓不起勇气主动与他搭话，每次只是暗暗地把他那瘦小的身材当作一座大山仰望。我开始关注他的更多文学作品，读他发表在杂志上的小说。我发现林朝晖的文学作品兵味很浓，他笔下的基层官兵像一首舒缓的小夜曲，少了沉重，多了轻灵，少了沉闷，多了清新，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渐渐地，我喜欢上了他的作品，并从中汲取养分，利用节假日空余时间，开始舞文弄墨，写了很多的习作。热心的宣传处副处长王业洲听说我痴迷于文学创作，便把我引荐给林朝晖，恳请他对我的文学写作进行指导。从那时候起，我便与他结下了不解之缘。

刚开始，每次去林朝晖办公室，往往要徘徊很久才敢敲门——他毕竟是位挂着两杠两星的团级干部，会不会军务繁忙呢？随着接触的次數增多，我的这种顾虑打消了，我发现，他就是一名普普通通的“老兵”，没什么官腔、没什么架子。这样一来，我便常跑到他办公室坐一坐，聊一聊，拿自己的稿子请他指点。他居然一字不漏从头看到尾，就连故事情节都复述得清清楚楚，还一一给我指出存在的问题。以至后来我每写一篇稿子，都会请他把关，然后才敢投往报纸杂志。

在扶持文学新人上，他可谓是全心全意、尽心帮扶。去年，他全家被福州市评为“书香人家”，并获得了两千元新华书店的购书券，他二话没说就把购书券全分给了我们这几个文学青年。近年来，他的作品经常在全军、武警部队和福建省获奖，他高兴，我们也高兴。大家一高兴，他就会主动请我们几个文学青年吃饭。所以，我们盼望着他多获奖。我经常下班后，会接到他的电话，